

共產黨員

應該有什麼樣的志願

北京出版社

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2·字数：42,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0册

統一書号：3071·75

定价：(5) 0·14元

出版說明

北京日报“共产党员”专刊从1958年5月19日到7月29日，組織了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願”的討論。討論的目的是为了提倡共产主义風格，深入批判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帮助党员正确理解和对待党性和个性、党和个人的关系問題，从而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做一个党的奋發有为的工具，为貫徹执行党的总路綫，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7月29日，北京日报發表了社論，对这次討論作了总结。

現在，把报上發表的这次討論的文章和总结选輯出版，供讀者学习参考。

目 录

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	(1)
——关于“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总结	

“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

党员不应该有个人志愿·····	吕进先 (13)
党员应该有个人志愿·····	张家仁 (14)
有个人志愿也不好，没有也不好·····	罗玉圃 (15)

共产党员要有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志愿

·····	龔子荣 (17)
要有什么样的志愿·····	永直 (20)
关键在于为谁立志·····	陈铁 (21)
为什么应该有宏大的志愿·····	黄彦 (23)
个人志愿不等于个人主义·····	刘同刚 (24)
罗玉圃同志为什么苦闷？·····	鲁逸 (25)

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党员是没出息的·····	胡瑞芝 (26)
党让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正是有志愿的表现·····	王文军 (27)
谁生平无大志？·····	徐仁大 (28)
拔掉张家仁的白旗·····	徐起 (29)
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沈效良 (31)
像马克思那样生活·····	余壮怀 (33)
要做党的驯服工具·····	孟泉卿 (34)

不应强调个人志愿.....	黎光 (36)
請拿我做面鏡子.....	王桂森 (37)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刘云深 (38)
服从党的需要是党员的天职.....	閻心灵 (40)
在本职工作之外可以有其它的志愿.....	李世信 (42)
在本职工作之外不可以有其它的志愿.....	赵云平 (43)
位置必須摆得适当.....	李学鰲 (44)
为什么可以有多种志愿.....	童生 (46)
我的志愿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沈佩孚 (48)
党讓我在哪里就在哪里当专家.....	石冲 (49)
沈佩孚同志的志愿实现了!	田野 (51)
什么志愿不能实现?	高尚 (53)
无条件服从党的要求不是盲从.....	刘淑香 (54)
怎样看待听党的話的同志.....	王吉云 (55)
我过去对个人志愿的看法有片面性.....	呂进先 (56)
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罗玉圃 (58)

共產黨員應該有什麼樣的志願

——關於“共產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志願”的討論總結

1958年7月29日北京日報社論

在本報“共產黨員”專刊上展開的“共產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志願”的討論，是一場關於個性和黨性的關係、個人和黨的關係問題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異常鮮明地反映了兩種世界觀、兩種立場的鬥爭。一種是以張家仁為代表的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唯心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問題。他們假借“解放思想，提倡共產主義風格”來夸大個性和個人志願的“獨立性”，把個性、個人志願同黨性、黨的需要對立起來，把個人利益放在黨的利益之上，把個人自由放在組織紀律之上。其實，他們所了解的個性，只是資產階級分子的個性，而不是無產者的個性；他們所了解的黨性，也是資產階級的黨性，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黨性。他們反對黨員做黨的工具，尤其反對黨員做黨的馴服的工具。他們污蔑黨讓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的黨員是“沒有理想”、“沒有頭腦”、“沒有創造性”、“碌碌無為”的人。他們很猖狂地向黨進攻，企圖以西風壓倒東風，以白旗壓倒紅旗。同他們針鋒相對的是絕大多數共產黨員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紅旗。這些同志堅決地駁斥了以張家仁為代表的資

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保卫了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观念，保卫了党的组织原则。可以说，这一场争论是以拔掉白旗，插上红旗，是以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而结束的。

张家仁等认为，党员服从党的分配，党让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就是“没有头脑”、“没有出息”的工具，而且傲慢地说，他们瞧不起这样的党员。我们说，我们首先是工具。我们是主人又是工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正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在个人和集体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请问，我们不是工具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做工具又做什么呢？党员是工具，是党的工具。归根到底，党员个人和党都是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是人民的工具。国家也是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剥削阶级的国家，是少数剥削者的工具；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工具。我们每个党员、革命者、主席、总理等等都是工具。

做工具好不好呢？很好。说做工具是“没有头脑”、“没有出息”，也就是说，做党的工具是“不光荣”的“傻瓜”的说法，难道有丝毫道理吗？我们全党一千二百多万党员都在做工具，难道都是些“没头脑、没出息”的“傻瓜”吗？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也是党的工具，他们为了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难道都是些“没头脑、没出息”的“傻瓜”吗？我们过去能够打倒三大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从事“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难道都是一些“没头脑、没出息”的“傻瓜”干出来的吗？真是岂有此理！但是有的人，他们硬是不承认自己是工具，硬是不

当这种“沒头脑、沒出息”的“傻瓜”，那么他們“有头脑、有出息”，他們是“聪明”人，他們想做什么呢？他們想把党当成他們的工具，想把党当成汽車，他是開車的，想爬到党的头上駕馭党，而不讓自己当汽車，当工具，不讓党来領導他、駕馭他。正像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书里批判孟塞維克在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思想所說的：“党的組織，在他們看来好像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在他們看来好像是‘奴隶束縛制’，他們一听见在中央領導之下实行分工，便發出可怜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对把人們变成‘机輪和螺絲釘’，他們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組織章程，便裝出看不起人的样子，發出鄙視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請听一听吧，我們的那些反对把党员做党的工具，反对把自己做工具、做螺絲釘的“聪明”人，是多么像列宁所批判的孟塞維克呵！其实这些不願做工具的“聪明”人，他們的头脑并不那么聪明，他們的骨头并不那么硬；他們的灵魂并不那么聖潔，他們的所作所为并不那么光采。階級社会中明明存在着階級，可是这些人同一切反动統治者一样，硬是否認階級的存在；在階級社会中的知識分子，本来不是为这个階級服务就是为那个階級服务，总是作了某个階級的工具，可是他們硬是否認这一点。反动統治階級为什么要死死地隱諱这些呢？这是因为他們怕人民知道了这个道理，就会反抗他們，就要革他們的命。可是我們那些有严重資產階級思想的人，也跟着叫嚷起来，好像党的工具是瘟疫病，是万万沾不得的。其实他們自己又何尝不是工具呢，只是他們不自覺或者是故意不承認罢了。他們为了自己的私利和享受，还不是像无头蒼蠅一样在东奔西撞么？他們为了自己

的名譽和地位，還不是到處卑躬屈膝、孜孜以求么？他們為了自己的私利，總是在資產階級的寶座之下，頂禮朝拜，哀哀上告，心甘情願做資產階級的奴才猶恐不可得，這種人不是資產階級的工具又是什么呢？我們共產黨人是歷史唯物論者，因此也是“工具論者”。我們不像反動統治者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一樣，我們決不隱諱這些，而是要大講特講。因為這是客觀事實，這是真理。我們為了解放自己，為了建設美好的社會，就需要自覺地做黨和人民的工具。“我為人人、人為人”，這就是說：我首先做工具，然後才做主人。這是我們個人和集体的關係。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以做黨和人民的工具為恥，我們以能作黨和人民的工具為最大的光榮。

有人說，作黨的工具也可以，但是為什麼非要作黨的馴服工具不可呢？他們對“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詞感到很刺耳，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我們說，既然黨員是黨的工具，就有當作什麼樣的工具的問題。是作馴服的工具，還是作調皮的工具呢？是作容易駕馭的工具，還是作不容易駕馭的工具呢？當然要作馴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駕馭的工具。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應該全心全意地為黨為人民服務，要憎黨之所憎，愛黨之所愛，對敵人要“橫眉冷對千夫指”，對黨和人民要“俯首甘為孺子牛”，要善於領會黨的意圖，兢兢業業地，有時甚至不惜赴湯蹈火地去完成黨所交付的任務；要會體貼人民的心情，知人民的冷暖，以黨與人民之憂為憂，以黨與人民之樂為樂，同黨和人民心心相印，就像一個很精巧的工具，讓黨使起來非常靈便，得心應手。我們的無數先烈和廣大黨員都是這樣的，黨指到哪裡，他們就奔向哪裡，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我們黨就是依靠了這些忠誠的黨員，戰

无不胜，攻无不克，从胜利走向胜利。可是对这些忠诚的党员，有的人却瞧不起。他们看到这些党员对党这样驯服、这样忠诚，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认为做党的驯服工具，有损他们的“自尊心”，有损他们的“清高”。因此他们对党总是若即若离，对党的话总是半信半疑，同党的关系总是格格不入、别别扭扭的；党叫他们干什么，他们总是讨价还价，犹犹豫豫。如拿工具来作比，也是一个破烂工具，使用起来老不合辙，常出故障。试想一下，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怎么能够很好地为党为人民服务呢？他们的思想感情，在根本上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而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这种人必须进行认真的思想改造。

有人说，党员做了驯服工具，就会变成死脑筋，叫干啥就干啥，妨碍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才能。他们把有头脑同做驯服工具对立起来，把自觉地工作同服从党对立起来，说什么做驯服工具就没有理想，就不能发挥他的创造性和才能；要有头脑有创造性，就必须坚持个人志愿，不作驯服的工具。我们说，为了做党的驯服工具，正需要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特长。做工具，有死工具也有活工具。死工具，不推不动，推一下，动一下，像汽车，不开它不动，不关它不停。还有活工具，人是活工具，不仅身体活动，脑子也活动。脑子多活动些好呢，还是少活动些好呢？当然是多活动些好。要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精通业务。越是好的工具，越需要能动脑筋、能钻研问题，能大胆创造。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和才能同做好驯服的工具，不但

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的。要做党的馴服的工具，而且要做積極性高、創造性大的工具。世界上只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最伟大的，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終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更伟大的嗎？难道世界上还有比敢于前人从未干过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党员更能动脑筋、更能鑽研、更有創造性的嗎？远的不講，就拿全国大跃进以来各地的發明創造來說，有哪一种不是願做党和人民馴服工具的人創造成功的呢？問題不是很清楚嗎？

这么一說，党是否还允許党员有个人志願呢？有人說根本不允許有，只要有就是有个人主义，这种說法也不正确。但是，党员的个人志願跟資产階級个人主义者的个人至上的志願根本不同。一个人不是个人独立的，他是社会中間的一个人，是集体中間的一个人，他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别是共产党员，他首先要有党性，即无产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所以，党员个人志願是不是正确，能不能实现，就要看它对社会、对历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是多促进一点，还是少促进一点。促进的是好的进步的，促退的就是不好的或者反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澤东就是促进的，而且促进得很大。有些自然科学家使人造衛星上了天，也是促进的，促进得也不小。有些人就促进得小一些。这都算做促进派。

如何促进？这就要看历史發展的方向，要看人民前进的方向。历史車輪是不能阻挡的。誰要作促进派，就要循着历史發展的方向、人民的方向前进。如果方向錯了，就是促退，或者反动，再有天大的个人志願，也会要碰得头破血流，頂多作个希特勒、蔣介石吧，还不是身敗名裂，遺臭万

年！

我們黨是促進的。我們黨堅持人民的方向，歷史進步的方向，革命的方向。而且在歷史的緊要關頭，能夠預見，能夠決定正確的方針，採取正確的措施。這是因為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黨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了社會發展規律。這一點是歷史上任何其它階級的黨派都不能做到的。

我們黨的方向是正確的，一個共產黨員就應該按照這個方向去奮鬥。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書里說：“在黨的利益與黨的發展中包括着黨員個人的利益與發展。黨的階級的成功與勝利，也就是黨員的成功與勝利。黨員只能在爭取黨的發展、成功與勝利中，來發展自己，不能夠離開黨的發展而去爭取個人的獨立發展。也只有黨的發展、成功與勝利，黨員才能發展自己，否則黨員就不能發展。”事實證明，凡是把個人的志願和黨的方向一致起來，真心誠意地按照黨所指出的方向奮鬥的人，黨勝利了，人民勝利了，個人也就勝利了。否則，反其道而行之，堅持“獨立”的個人志願，其結果並不美妙，有的甚至走向反黨反人民的道路。

有人也許覺得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不一定那樣了吧，我們說，現在也是一樣。

今天，黨號召大家搞經濟建設，搞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黨調了很多人去搞經濟工作、科學技術工作、文教工作，其中有許多同志還不是以前根本沒有搞過，甚至也沒有設想過，但是他們響應黨的這個號召，克服困難，認真學習，去從事這種工作。結果，他們也就成了各個建設崗位上的優秀的尖兵和領導者。

有人說，我們这里談的是个人志願問題，是談遠大的理想，是談將來呀，過去和現在的情況都不足為訓了。是的，我們應該看到將來。將來怎樣呢？再過若干年，中國就會變成共產主義社會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普通的社会分工，人人都能幹，人人會種地，人人會作工；人人又都能專几門，會研究科學，會寫文章……，成了“多面手”。那時候，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界限消滅了。人人是體力勞動者，人人又是腦力勞動者。那時候，城市和鄉村的界限也消滅了。農民成了工人，工人也成了農民。那時將會有很多的發明家，取得人們的尊敬；但是那時誰也不能以一個“專家”的身份翹尾巴，擺架子，因為那時大家都是普通勞動者，又都是專家。這是黨的願望，也應該是黨員的願望。

這就是社会历史發展的必然性。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革命者，如果能夠認識和自覺地服從這個必然性，就一定會有自己的發展前途，會實現自己的志願，就一定會感到自由；否則，不認識這個必然性，或者不服從這個必然性，就一定不會有自己的發展前途，不會實現自己的志願，就一定會感到不自由。

有人說，黨所指出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黨組織分配黨員工作不合適，甚至發生錯誤怎麼辦？我們說，這種情況是可能有的，所以我們黨主張在分配黨員工作的时候要尽可能傾聽黨員個人的意見，允許黨員說明自己希望作什麼，長處是什麼，而且黨也尽可能地予以照顧。但是工作的分配不能完全按照每個黨員的願望，而最主要的還是要根據社会历史發展的需要，革命和建設的需要，也就是黨的需要來決定。因為革命事業是集体的事業，集体的事業就必須要有計劃有

組織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而個人的願望又是比較複雜多樣的。也許某項革命工作需要人多，願意作的人少；某項革命工作需要人少，而願意作的人又多。所以，黨組織分配黨員工作是對還是錯，首先也要看革命需要來確定。過去革命戰爭時期，黨需要搞武裝鬥爭，不會打仗的黨員、革命者，也要打仗；今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需要搞經濟建設，不會搞經濟建設的黨員、革命者，也要搞經濟建設。

有些人說，我搞這行工作已經摸熟了，黨又調我去搞別的，老這樣改行，還能搞出什麼名堂，還能有什麼作為呢？我們說，一個人能不能搞出什麼名堂，有沒有作為，正是看他是不是服從黨的需要和革命的需要。凡是黨所需要的，革命所需要的，就都是重要的工作；為這個重要工作去進行有效的努力，不只推動了社會歷史的發展，也才使自己能夠真正有所成就。有些同志過去想搞化學、物理……但是在革命戰爭時期上了山，現在又搞了這樣或者那樣經濟工作，而且工作做得很出色。魯迅先生原來想做醫生，後來覺得當時醫生並不能救中國，就搞了能同敵人做鬥爭的文學，……他們都是改過行的，但是能夠說他們沒有作為、沒有成就嗎？當然不能。假如他們不服從革命的需要，不改行，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普通專家而已。

有些人一提什麼個人志願，就想當技術專家。黨分配他做政治工作，他就消極，說什麼做政治工作的是“萬金油”幹部，不頂事。我們說，沒有做政治工作的幹部絕對不行。技術專家固然重要，政治工作幹部仍然要掛帥。干革命，搞建設沒有政治掛帥不行。什麼是政治掛帥？就是政治領導，什

么是政治领导，就是搞阶级关系，搞人与人的关系，搞相互关系，就是看形势、指方向、提任务、想办法。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政治家领导，技术专家就会迷失方向，就会“专”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政治家领导技术专家是一般的规律。政治工作干部缺少不得。服从党的分配做政治工作干部，不只对革命有利，对自己也是无尚的光荣。当然，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应当又红又专，不能只红不专。因为不能专，也就不能在具体业务上红。

至于服从党的分配之后，是不是允许党员在本职工作之外还有其它的志趣，我们说，在一定限度内是允许的。因为只要不违背党的利益，不妨害完成党所分配的工作，党员有其它的志趣并不是坏事。过去上山打游击的时候，有些人还不是可以写诗、写小说；今天搞建设，有些人还不是也可以成为业余的歌唱家，无线电爱好者。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每天不需要八小时工作，可以作四、五小时工作，其余的时间不能都玩了，还不是可以学习、研究、搞副业。

从这次讨论来看，什么人爱强调个人志愿，什么人把个人志愿同党的需要对立起来，什么人看不起和不愿作党的驯服工具呢？我们看，只能说是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张家仁就是这种人的代表。他们强调个人志愿，强调个人的理想，鄙视服从党的分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人，说这些人“没有头脑”、“没有出息”、“碌碌无为”、“生平无大志”。他们鄙视这个鄙视那个，但是就不鄙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教训这个教训那个，就是不教训自己应该服从六亿人民的集体利益和需要。他们树起了白旗，好像所有党员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实际是向一切忠诚的共产党员挑战。

他們想西風压倒東風，压倒我們。試想一想，如果我們全體黨員都像他們一樣成為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那將是些什麼樣的黨員；由那樣的黨員組成的黨，又將是一個什麼樣的黨，它同萬惡的國民黨還會有什麼區別；

從本文上述分析來看，這些人所提倡的什麼志願也好，理想也好，創造也好，才能也好，自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資產階級的解釋，同我們黨所提倡的志願、理想、創造、才能是根本相反的。不管他們口頭上說得多么冠冕堂皇，揭開來看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一堆破爛而已。他們是一些自私自利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是一些追求低級趣味的人。真正“沒有頭腦”、“沒有出息”、“碌碌無為”、“生平無大志”的，恰恰正是他們自己。在討論中，這些人還抓住我們黨內有的黨員朝氣不足、安於中游的現象而大作文章，來證明他們的謬論好像是有根據的。當然，有的黨員朝氣不足、安於中游是不好的，是缺點，應該批評教育，要他們鼓足干劲、力爭上游，而絕不是要他們強調個人志願、個人理想。這些同志多數是可以教育的。事實上，經過整風和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很多同志已經掃除了暮氣，干劲十足了，他們同那些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是根本不同的。從討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他們在貫徹執行總路線的幌子下，在“發揚朝氣、敢想敢做”等漂亮的詞藻掩蓋下，販賣他們資產階級的私貨。他們不是提倡人們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即全心全意為六億人民服務，做黨的馴服的工具，而是強調什麼個人至上的個人志願；他們不是按照總路線的精神去敢想敢做，而是按照他們的個人打算胡思亂想；他們不是鼓勵人們全心全意、精神奮